

学苑文丛

姜夔 与南宋文化

赵晓岚 著



姜夔与南宋文化

赵晓岚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夔与南宋文化/赵晓岚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5
(学苑文丛)

ISBN 7-80060-026-2

I. 姜… II. 赵… III. 姜夔-文学研究-中国-南宋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1005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高碑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17.25 印张 428 千字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定价:36.00 元

序一

马积高

赵君晓岚以其所著《姜夔与南宋文化》见示,希望我说几句话。我对姜夔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又因衰病不能通读晓岚之书,只略观其提纲与部分章节,难为中肯之言,只能谈一点感想。

研究任何事物,特别是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文学,首要的任务是要把握所研究对象的特点。如研究宋代文学,就必须把握它与以前和以后各代文学的区别和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贡献,推而至于研究宋代的某一文体、某一文学流派、群体或某一作家亦然。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要对一代的文学及其中某一流派、某一体裁、某一有成就的作家的特点作出深入而精确的概括并不容易,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或突破性的进展更难。这需要研究者有学,更需要有某种超越前人的识,而二者是相联系的。所谓识,不仅包括某种新的视角(观察点),也应包括科学的方法。而方法既是科学的,就必须有充分的原始资料作依据,这就要有学。除了要对所研究对象很熟悉之外,还要对相关的理论、历史、现实都有较充分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常识。因为社会上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它的特点也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分析中显现的,你不知道它前后左右的情况,怎能概括出它的特点呢?

不过,要做到对于上下左右之事物(即使以所研究对象相关者为限)都能一一贯通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即使学问渊博,视野广阔,也难免有遗漏,此庄子所以有“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之叹。其次,某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看不见或尚待发现也限制了我们的眼界。别的且不说,以宋代的文化思想为例,我曾对宋人的天人观作过初步的考察,发现学者们几乎一例都是持天人合一论;惟有宋初的士熙道力排众议,敢于倡言“天自天,人自人,天人不相与”。但这个士熙道的著作我却没有找到。倘若不是从石介《徂徕文集·与范奉礼书》中发现石氏引来加以批驳的数语,这位不同流俗的思想家的灼见就湮没了。但不得其详,仍为遗憾。此类缺陷,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只好置之。至于博览难周,有时不妨借用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但应以对研究的问题关系较小者为限,且必须严防为他人的偏见所束缚,甚至受其欺骗。所以还必须掌握基本的原始资料,并应尽可能地进行必要的考查,甚至重加研究。

晓岚此书,顾名思义,是意在从南宋文化的视角去研究姜夔,也可说是从姜夔出发去审视南宋文化。将某一时期的文化或某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想同文学联系起来研究,虽不能说是全新的视角,却尚有许多需要深入探索的研究空间。姜夔是南宋著名的诗词作家,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对后代的诗、词(特别是词)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其人格也为当代及后代一些士人所叹赏。但其人给人的概略印象是与现实常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甚至有某种超脱现实的表现,故其同时人即有以“似晋宋之雅士”称之者,近时更有人引而申之,用“晋宋人物”来概括他的“文化人格”,并注入追求“自由”、“解放”的内涵。这样一位大作家同南宋主流文化(儒学)的关系究竟怎样?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对宋以后文化的发展有何影响?这就是需要重加审视的问题。晓岚此书以姜夔的生平行事及创作的实际为基础,通过纵向的(历史的)、横向的(同时代人物及其文化倾向等)的比较分析,认为姜氏虽有受晋宋流风影响的一方面,然其“文化人格”的主导倾向仍是同南宋文化思想的主流相联系的,只是又有其自身

的特点,这就是一种深造自得的观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综观宋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指出南宋的“江湖文化为一个质变点,形成了一种在仕、隐之外的第三态士人”,他们“以谒客而对权贵产生从物质到精神的依附关系,他们所擅长的文艺已从自娱自足嬗蜕为变相的商品”,而“依违于贵族与平民间的姜夔不屈己,不干人地度过了清贫而又诗化的人生,以布衣而得盛名”,乃是“江湖文化中的亮点”。我认为,这更是一种切合实际的精到见解,且对研究明清文学与文化有重要的启迪。此外,她对姜氏在诗、词、音乐等方面的分析也颇多自得之见。凡此,都可见她能注意把识与学结合起来,而不囿于前人和近人之见。

我认识晓岚较早。她在入湖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以前,曾在长沙市第一中学任教,业余尝从当时亦在该校执教的彭靖先生学习写旧体诗词。彭先生是我的好友,于诗词深有造诣,曾偕晓岚到舍下相访,并称许其敏慧好学。故其后晓岚在湖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及留校任教,时亦从我问学。她既能从事诗词创作,故其为学,亦以唐宋诗词为主。近数年来,特别是到华东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其治学的范围逐渐扩大,视野日益广阔,研究亦日益刻苦深入。假日过舍闲谈,时有起予之论。她这本作为博士论文的著述,即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她这些年在学术上的追求和心得,我感到非常高兴。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日趋良好,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研究文化遗产仍是比较清苦而寂寞的工作。自甘淡泊、乐此不疲者固不乏人;躁动不安、浮华不实者亦颇有之。我希望晓岚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努力,继续在我国文化遗产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潜心耕耘、开拓,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1年2月6日于岳麓山下风雨楼

序二

邓乔彬

四十六年前，初读龙沐勋《唐宋名家词选》，见辛弃疾之后入选最多的是姜夔，此时尚不识“夔”字。在此两年后，再读《白雨斋词话》，留下了白石、碧山被称道最多的印象，却不知白石就是姜尧章，即姜夔。刚上高中不久，我就被调到体校受训，完成课业和训练之外，最爱一个人埋首捧读唐诗宋词，作为一名田径运动员，给人留下了“四肢不发达，头脑不简单”的印象。在那个时代，头脑不简单就等同于思想复杂，绝对不是褒义词，而我也似乎真的没有那种对领导的盲从，对时代的狂热。虽不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却常沉浸在与古人的精神晤谈中，最佩服的是李太白，却缺乏那种豪纵狂放的情性，于是就感到最可贴近的是姜夔。“细草穿沙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读着这样的清词丽句，岂能不感到馥香满口，心弦颤动？

二十年前，作为“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我正在写题为《吴梅研究》的毕业论文，同学间偶尔说起姜夔，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已不像年少时的只爱读他的作品，而是对古人的评论颇为注意，见张炎《词源》评姜夔有“清空”、“骚雅”之说，心以为是，却不得其详，遂起“我注六经”之心，将毕业论文事暂置，再读《白石道人歌曲》，

写成《论姜夔词的清空》一文(发于《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再写《论姜夔词的骚雅》(发于《文学评论丛刊》第22辑)。毕业留校工作以后,我将研究重心从戏曲理论转到了唐宋词,原有两个打算:或本着“由南追北,以吴希周”的精神,从南宋风雅派(或称格律词派)词人上溯北宋,积之为系列研究;或就姜夔、吴文英入手,作全面深入的个案研究。但因后来承担了其他任务,加之兴趣转移,只写了论几家的单篇论文就停止了,姜、吴的研究也未能继续。

在我为自己学书不成而学画,学画不成而学塑渐生悔意之时,却得批准招收博士生。考虑到我们系有施蛰存老先生创办的《词学》,可依仗其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就斗胆将词学作为招生方向之一,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四位毕业生中有三位是以宋词及词论为主攻方向的。赵晓岚女士是我招收的第三届博士生,由湖南师大考入我校,从我治唐宋词。凡过来人,都知博士论文的选题之难,正在我思忖什么题目适合她做时,她主动说起了想以姜夔为题一事。我不假思索就立表赞同,因为这不仅触动了我在少年时就有的“姜夔情结”,而且是我想做而未做之事。在完成了我同她合写的《学者闻一多》一书后的近两年,终又欣喜地看到她写成了四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姜夔与南宋文化》。

姜夔其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宋·陈郁《藏一话腴》)很能令人惊叹于他何以将对立的两极统于一体?虽然缺少他的详细身世资料,但读其诗《以“长歌意无极,好为老夫听”为韵,奉别沔鄂亲友》,至少可知他的知识和才能多自得二十年的沔鄂生活,其中与朋友的切磋琢磨是不可少的。他叹赏青年时代的朋友杨大昌之善乐,郑仁举之文章、德行,辛泌之工诗,单炜之擅书,蔡坚吾、蔡武伯父子之在黑守白,有颜回曲肱之乐,足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语。虽如此,倘无天分加上勤奋,就不会成就兼擅诗词文章和书法、音乐的姜夔;倘非以立德为先,也不能自树起清高绝俗、不屈志节的

“晋宋雅士”形象。如果说诗词文章和书法都可以通过自习,磨砺以臻高境,我实在不知他何以自谦“野人复何知,自谓山泽好。来裨奉常议,识笳鼓羽葆”(《和转庵丹桂韵》),却能在《大乐议》中陈说如此具体的雅乐失和之见!不仅这一些,周密《齐东野语》载白石自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当世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夏承焘先生考其生平交游,竟合天罡地煞之数。周密引杨万里在“薄海英才”中独取姜夔之语,并为之感叹:“呜呼,尧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这应是不止限于文艺的文化现象,惜乎多年来少见有作认真研究者。

晓岚此书,鄙意以为最大的特色即在于既对白石其人其艺术全景式扫描,还在于又对其所处之世作全方位透视,知人论世的古老话题被赋予了文化学的新内涵,此当系其“姜夔与南宋文化”命意之所在。虽然,文化透视并非易事!如对于姜夔的“晋宋风度”,可同样的引经据典,却看法不同,晓岚以主流文化相观照,结论更能服人。又如对南宋文化命题的建立,对江湖文化内涵的探讨,都需要理论勇气和实证支持,读其书,虽感到有些论述尚有待深入,有些提法也可以斟酌,但不时引起我的共鸣和兴趣。我深信,此书之梓行,其意义当非仅止于姜夔,对宋代文学以至宋代文化的研究,都将有所推动。

《礼记·学记》有云:“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我之与晓岚,虽有师生之名分,其实关系却在师友之间,她之善学,确使我深感逸而功倍,又何勤而怨之有?年余之内,她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连发四文,已引起知与不知者瞩目,此书之出,相信更会一发而不可收。

临歧之时,尤有所望。略书所怀,权以为序。

2001年2月24日于华东师大

引 言

不知何由,姜夔父子的名字都有些怪异。姜夔父名噩,这应不是噩耗、噩梦之“噩”,而应是取自扬雄《法言·问神》“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的“噩噩”,即“严正”之意。“夔”是单足的神兽,能兴风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黄帝杀之,取其皮冒鼓,声闻五百里之遥。当然,姜噩命子之名为“夔”断非其意,应是取之于虞舜的乐官夔。《尚书》有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文“中的“帝”即舜,“夔”即舜帝的乐官。而这段话,竟然很神奇地在姜夔一生中具有宿命的意义,岂不?他的一生似乎就是既努力、且又自然地自塑“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性格和人格,他的诗缅邈飘逸却无违于“言志”,他的词(歌曲)是宋人仅存的有谱之作,永言而歌,余音萦绕几近千年,他以布衣向朝廷进《大乐议》,所追求的就是“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简言之,就是一个“和”字。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不和”的时代:庙堂雅乐失和,应是互为表里的文与乐失和,传统的出处、仕隐失和,士人应有之精神与实际行事失和,宋金虽表面“通好”而实际难和,因为正直之士总难忘那北方故土,而另一兴起的强邻有又生新的觊觎……于是,他行进议之举以期能践正乐之愿,他以雅济俗地创作出带有梅馨琴韵的《白石道人歌曲》,他谢却输资拜爵的好意,在仕、隐之间奔走于公卿之门,鬻字卖文为食,又不屈其志节,他虽一介布衣,却如后人所说“流落江

湖,不忘君国”……

姜夔没有轰轰烈烈的伟业,过的是平平凡凡的一生,但他在诗、词、书、乐上的造诣及出众的人品,使之生前就享盛名,身后声誉日隆,到清代扬榷尤甚。自“五四”运动后的学术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对姜夔有了真正的深入研究,当然,这主要是在词学范畴之内,“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堪称厥功甚伟。他不仅对白石的音谱进行深入探讨,发表《姜白石议大乐辨》、《姜白石词谱说》、《白石词乐小笺》、《白石十七谱译稿》等学术论文,初步破译姜夔十七首自度曲,而且从其词乐出发,对姜夔进行全面的研究,对其生平、交游、作品编年笺校、风格、版本、后人评传等等都作了全面而精微的考证、研究,其《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一书,成为在姜夔研究领域至今尚难以超越的最高成就。丘琼荪先生的《白石道人歌曲通考》与杨荫浏先生《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也是影响很大的论著,后者是对姜夔歌谱翻译的纯音乐研究,前者则是结合词与乐的探讨。以上诸人的论著都为宋词研究和音乐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事实依据,其贡献甚大。

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关于姜夔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更广。即以词言,除了继续探讨其风格、技巧外,对其词的思想内容也进行重新认识。程千帆、吴新雷两先生《两宋文学史》和陶尔夫、刘敬圻两先生《南宋词史》即对姜词的内容与艺术特征都有不同于以往词史的公正评价。“而且更有意义的是,白石词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独创性开始得到了周密而系统的探讨与论证。比如邓乔彬接连发表《论姜夔词的清空》和《论姜夔词的骚雅》(均收入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词学论稿》),对姜词的意境、风格特征与艺术表现手段进行了探本穷源的系统论述。……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看姜夔在词的审美领域提供了什么前人所没有的新东西,他对辞的体制、音律、风格、意境等方面有什么开拓之功。比如缪钺先生《灵溪词说·论姜夔词》对此就作了系统而中肯的论述。”(见刘扬忠

《宋词研究之路》)杨海明《唐宋词史》则从审美的角度,在“知人”方面做了更深入细致的词人心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词品观。韩经太《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或从美学角度立论,或从两宋词风递变角度出发,对姜词的审美境界及词史地位给予新的体认。而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则将前人对姜词作品的感性范畴上升到对姜词“精神本质”的理性认识。而其他载于各期刊、学报的单篇论文,且不论其数量之多,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亦有相当的力作。总之,对姜词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局面,本文不是研究述评,不可能一一列举,仅此举隅已可见一端^①。

更可喜的是,除了传统词学研究外,也开始了对姜夔诗歌的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一书对姜夔的诗论、诗歌内容及艺术独创性乃至在诗史上的贡献作了全面的析论与评价;许总《宋诗史》则着眼于姜夔诗之出入于江西及其与杨万里诗风相近之特点;其他尚有单篇论文开始对姜夔诗风嬗变及渊源进行探讨,如高洪奎、张玉璞《论姜白石诗风嬗变之轨迹》(江西师大学报 1992 年 3 期),朱绍秦《姜夔与陆龟蒙诗歌师承关系辨析》(宁波大学学报第八卷第四期)。尤值得注意的是,孙玄常先生费时四十年而成的《姜白石诗集笺注》1986 年终于出版,此书于白石诗之音义训诂、所涉之山川地名、风俗人情、所交游之人物,皆“所注多备”,“言必有据”(夏承焘序语),是进行姜夔诗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力作。此外,朱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成《姜夔诗编年考略》(载湖州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给姜诗研究者亦带来不少方便。

在音乐方面,新时期以来对白石旁谱的探讨研究及各种争鸣意见层出不穷,场面热烈,就中陈应时、夏野、梁燕麦、丁纪园、龚一、刘明澜、吴润霖诸先生对其歌曲旁谱及琴谱的技巧、风格都进

^① 可参见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崔海正《近十年姜夔词研究述略》,江西师大学报 1997 年第 1 期。

行了深入的研析,洛地先生对姜夔曲谱更有独到看法。

从以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视角言,新时期阶段内的有些成果颇引起学界的注意,如陈尚君《姜夔卒年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考姜夔的卒年;陈磊《夏承焘先生“白石卒年考”及“石帚辨”之质疑》(《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则是对夏、陈“卒年考”之“再考”;谢桃坊《姜夔事迹考辨》(《词学》第8辑)考其生年、合肥情遇事等。这些考证的共同特点是对姜夔研究的权威说提出质疑,即使有的说法尚有存疑之处,却都有助于研究的深化。有的研究,已从文艺学的角度作了较全面的把握和论证,并产生出篇幅颇大的著作,如J. Z. 爱门森《清空的浑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我过去只是一个白石词曲的爱好者,既爱其词的文辞、意境之美,又因对音乐的兴趣,而醉心于白石词乐的古朴典雅。但在阅读其词进而其诗的过程中,渐感到白石之在宋,虽非欧、苏、黄、陆式的大家,却至少是一个名家,若只局限在割裂地论其词、论其诗,或满足于重复、演绎谢章铤以其诗论为词论之说,是有助于研究的深入的。尤其是,夏承焘先生在“知人”的问题上已将“文章”做得很足了,“论世”的工作也有人做了不少,但是,只停留在社会学、历史学的背景探讨还是不够的。有鉴于此,笔者有意于在文献学的实证基础上以期在历时性的源流变化与即时性的生态环境中,对姜夔作一“全幅扫描”,还其真正面目。

文艺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真正还原并非易事。从姜夔与友朋的酬赠诗及时人笔记的零星记载中,可约略看出其面貌。周密的《齐东野语》谓张辑有白石小传,已佚,所载的白石自述,可知其相交及对其为人与才艺的称赏。但至明人张羽写《白石道人传》,已将姜夔自神其说的《白石道人诗说自叙》视为实有其事,并进而将这一与异人相遇之事看作是姜夔多才多艺的来由:“夔自是益深于诗,解知音,通阴阳律吕、古今南北乐部,凡管弦杂调,皆能以词谱其音。”又将陈郁《藏一话腴》所云白石“气貌若不胜衣”,“襟

期洒落如晋宋间人”，引申为“体貌清莹，望之若神仙中人”，还增加了参政张岩欲辟为属官而姜夔力辞不就的情节。一般来说，清人治学要较明人严谨，但严杰再拟姜夔传，竟然无中生有地增加了“秦桧当国，隐箬坑之丁山，参政张焘累荐不起”一事。由此可见，时间愈长，人与事的原貌就离历史愈远，犹如光照水中，其入水愈深则折射愈甚而其光影愈见模糊。所以，夏承焘先生抖落尘封，廓清其事，作历史的还原确是嘉惠后学不浅。考据学是不朽的。被误为姜夔《自题画像》的“鹤氅如烟羽扇风，寄情芳草绿阴中。黑头办了人间事，来看凌霜数点红”，已被冒广生、夏敬观及夏承焘诸先生考定为姜夔为范成大像题诗。然而，考据学能完成历史的还原，而在全面、综合的还原中，考据之外，还须凭藉其他手段。

由于姜夔的身世材料太少，陈思的《白石道人年谱》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夏承焘作了进一步的辨正与完善，使白石作品的系年皆有所据；夏氏之笺其词，孙玄常之笺其诗，都为全面研究姜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以来，研究《白石道人诗说》渐开风气，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多种诗论史著作，更是后出转精。对姜夔乐论、乐谱的研究也多有人涉足。本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意欲对姜夔的文艺理论、词、诗、乐作品作一全面的研究。如前所说，旨在以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而尤其侧重于文化还原的研究。于是，文中立专章论述姜夔文艺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学术成因，从南宋文化环境的变化、宋学的特点与精神，寻觅留在白石诸多理论上的投影、印迹。于是，文中还从统称的“宋型文化”的概念，就江湖诗派现象提出“江湖文化”概念，并以之与姜夔相衡，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了辨析。

《颜氏家训》有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勉学篇》）值此信息时代，谁能遍观天下之书呢？若能做到不偏信一隅，

不妄下雌黄,不执于或此或彼的是非,勤于思考,修正错误,就是很高的为学之境了。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古代哲人的教诲将鼓励我们前行。

最后,想对本书有关问题略作说明。

由于本书牵涉面较广,出于论述的需要,其中免不了有某个论题和论据相重的现象,如姜夔词的“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在第一章第四节“词作观”及第五章第三节“歌曲创作”中都曾辟专节(段)论说,但笔者尽量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以求既各自发挥,又互为补充。

本书的注解采用脚注,以求查阅方便;在书末《主要参考征引书目》中已注明版本的,脚注中不再列出。



赵晓岚，河北唐山人。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留系任教。200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发表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艺理论的学术论文20余篇，与导师合著学术著作《学者闻一多》。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4)
引言	(7)

上编

姜夔的文艺思想及学术成因

第一章 姜夔的文艺思想

第一节 姜夔的诗论	(3)
一 姜夔诗论的文学背景	(4)
二 姜夔诗论的独创意义	(10)
三 姜夔诗论的江西色彩与突破	(14)
四 诗之要素与对诗人之要求	(18)
五 意境论	(22)
六 体性与源流	(28)
七 创作论	(33)
第二节 姜夔的书论	(45)
一 从道德批评转为美学批评	(46)
二 从崇尚唐人变成上追魏晋	(53)
三 发扬个性,归于自然	(60)
四 书体、技法、源流	(65)